

第二章 创作主题比较

第一节 苦难主题

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孟昭·阿卡丹庚曾说“我作品都是以我身边的故事来写的”。所以发现他们作品与他们的人生经历都是一脉相承的。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始终体现着感伤主义色彩和消沉悲观的情调，同样体现着它相似的“苦难主题”。通过两位作家对苦难主题创作的比较，发现他们表现的苦难都是他们身世的歧视，再说这些是与他们生活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而表现出来。但在苦难表现方面郁达夫侧重于表现多重压力的人生的苦难而孟昭·阿卡丹庚侧重于表现重大肤色鄙视的人生的苦难。

一、苦难主题的相似性探寻：身世的歧视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的“身世的歧视”，在他们不同的人生阶段又体现出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特点。在他们作品中表现的“歧视”是有他们的贫穷和弱国子民根源的。

在中国和泰国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泰两国社会都是处于封建传统的黑暗衰弱社会当中，他们在海外留学期间正是他们各国家国内的灾难，民族苦难的时期。在中国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要向英国政府赔许多钱，使中国当时社会经济也逐渐的衰弱，加上当时黑暗势力非常强大，十分顽固。反动派对进步力量的镇压极其残酷，使整个社会机体呈现出严重的病变。而在泰国因多年的自然灾害，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衰弱，政治的动荡不稳定，使当时泰国社会人民受到极大的痛苦。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回到各自的国家后，看到其他被压迫阶级的痛苦，直接感到了黑暗现实社会的压迫，加深了对社会本质的认识。生活的贫穷、苦难的人生、长期的漂泊、社会现实的丑恶和不公正，这一切都笼罩住中国的郁达夫和泰国孟昭·阿卡丹庚。年幼无知的郁达夫在这时为虚荣心所驱使，向母亲提出了无理的要求：为他买双皮鞋。当时母亲“为凑集学费，已罗掘得精光，

不得已就只好老了面皮带着郁达夫，上大街上的洋广货店里去赊去^[1]”，所有的店主开始都笑脸相迎，但一听到赊账二字时都一样的板起了脸，放大了喉咙，说是赊欠下来，母亲不得已终于回家拿了一大包衣服上当铺去以衣服抵押现钱”。郁达夫见此情景，不禁心酸至极，“哭着喊着”，赶上了后门边，把娘抱住“绝命的叫说：娘！娘！您别去罢，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2]”。

有过这场“皮鞋风波”后，郁达夫后来非但“皮鞋不穿”，就是衣服用具都不用新的了。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这场小小风波带给他打击时写到：“自从这一次风波以后，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这个时候而起的^[3]”。“皮鞋风波”给当时年仅 12 岁的郁达夫内心深处所造成的创伤在于，一方面对有钱人带给他的这种歧视，使他内心受到打击，最后产生了敌恨的情绪。另一方面也逐渐养成了他那生性敏感且孤傲的性格。

1911 年 2 月，郁达夫离别富阳到杭州，考入杭州府中学。在学校里，因为不善交际、衣着朴素、不太说话，但“做起文章来，竟会压倒侪辈”，郁达夫被同学们称为“怪物”。加上毕竟是省城的中学，乡宦家子弟居多，郁达夫对他们这种歧视产生了恶感和敌意，因此“怪物”之名愈传愈广，郁达夫与他们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他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这样，在杭州的学习生活使郁达夫先前所有的畏怯，矜持和孤独的性格愈加明显。他一方面习惯于这种孤独，游离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却又深受这种生活的压抑。

郁达夫出国留日期间，他才认识到中国和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有多么轻视。他带着“弱国子民”的身份开始在日本留学，十年的留学使他受到日本人的歧视侮辱，异性爱情的拒绝，导致他“生性的苦闷”。

郁达夫是强调表现自我，表现主观的“自叙传”或者“身边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沉沦》所收入的三篇小说《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充分显示出了这种特色。可以说，《沉沦》是作者郁达夫复杂思想的具体体现，代表

[1] 郁达夫. 书塾与学堂. 郁达夫自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13 页

[2] 郁达夫. 书塾与学堂. 郁达夫自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14 页

[3] 郁达夫. 书塾与学堂. 郁达夫自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15 页

着其复杂而又鲜明的创作思想。因此，我们翻阅他这篇小说就能体现到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主人公来反映作者本身的人生经历的苦难

《沉沦》写成于 1921 年 5 月，是郁达夫早期主要代表作品。作者以惊人的取材和赤裸裸的描写，刻画了一个留日学生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寻求纯真友谊和爱情而不可得，以及身处异域而直接感受的民族歧视，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主人公由于异族的压迫和社会的冷遇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极度痛苦，表达出一个“弱国子民”的自卑感、侮辱感，以及由此而寄希望于祖国快快富强起来的迫切愿望。这一形象是作者雕塑的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个染有“时代病”的，并最终由精神上的沉沦而走向生命的毁灭，成为一个无害于人也无补于世的“零余者”的知识青年的形象。实际上，这正是作者郁达夫的自我写真和“自我影像”的再现。

从他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主人公“他”在自己所处的特定环境里在得不到同情，友谊和爱情的时候，愈来愈甚的忧郁症一面驱使他仇视使他受到冷遇，受到压抑的环境，不但仇视他的日本同学，而且同他的几个中国同学也一日一日地疏远起来。另一方面，他的孤独、空虚、苦闷又转化为对情欲刺激的追求。使他走上不能自制和自杀的歧途，窥视少女淋浴，偷听青年男女的野合……而每每事后，又使他陷入恐惧和耻辱的痛悔之中，但最终还是不能自拔。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主人公在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思想情绪，正是作者深刻而又复杂的思想情调和人生追求的直接折射与反映。

郁达夫小说《沉沦》中的苦难的“歧视”主体，我们不难看出“他”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使他精神脆弱，且在异国他乡认识弱国子民的地位使他到处受到歧视，侮辱。正如《沉沦》中，在海边的一家酒馆遇到一个年轻美丽的侍女与她对话时的一段心理描写：……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比如：在小说《血泪》中，描写了一个在国外留学的一青年，回国后，但是等待着他的却是失业的痛苦。小说的主人公在生活逼得无法维持下去的情况下找到了数年前认识的人生艺术的主唱者，现在是上海滩阔绰得很的江涛，希望求得他的帮助。但江涛的回答是：“现在沪上人多事少，非但你

们东洋留学生找不到事情，就是西洋留学生闲着的也很多呢！况且就是我们同主义的人也还有许多没有位置。”在留学生一再诉说当时的困境之后，才勉强要他作一篇“有血有泪”的小说，换几个零用钱。留学生为生活所逼，无可奈何一口气写了一篇名为“血泪”的小说，叙述了一个人力车夫的腿被汽车截成了两段以后在月光下抱着一只被折断的鲜血淋漓的右腿痛哭一场的故事。由于这篇小说符合江涛的主意才换得了一块钱，维持了一顿饱餐。但是饱餐以后，心里盘算的依旧是“今晚上上什么地方过夜。”。再比如，在《落日》里的“因失业的结果，为贫病所迫，脸上时常带着愁容。”，小说通过知识分子的穷困和苦难的客观描写来反映旧社会的经济制度的不合理与社会的黑暗。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是强调表现自我，表现主观的“自叙传”或者“身边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

与郁达夫一样，在孟昭·阿卡丹庚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是反映苦难人生的。例如《没有佛龛的神像》这部小说，通过泰国贵族知识分子人生经历，反映了一个流落在异国的泰国皇族的困苦生活，表现了作者对皇族命运的忧虑。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说：“我不能回泰国去，那里没有人要我，我愿意留在这里当乞丐算了。^[1]”小说通过泰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心声，揭示了泰国没落贵族的潦倒，生活的穷困。在这种境遇下，迫使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得不走向底层社会。在阅读孟昭·阿卡丹庚的小说后，读者不难看到作品中所描写的穷与愁，苦与闷。作品不仅大胆揭露了上层贵族社会的丑恶，也反映了没落贵族的窘态，使该作品在泰国文坛上占有显著的位置。

又如：《人生戏剧》中的维属，作品中也描写了他的苦难。有评论认为：“因一生中的苦难和社会的歧视的结果，使他内心产生了自卑心理和对自己生命的无奈。”小说中写道他从小就领受了父母对子女的偏爱，他心里想“上辈子我做错什么了，我这辈子总是受到这样不公正的抚养。^[2]”，“我为何要活在这个不公正的世界呢！”。这个精神衰弱的青年王子还要想办法改变自己的苦难命运，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对他来说是个机会难得的事情，“我父亲死前，为子女出国留学分好了钱，但这些钱绝对没有给我，是因为他想我太

^[1] 孟昭·阿卡丹庚. 没有佛龛的神像,曼谷: 帕匹大亚出版社, 2001. 19 页

^[2] 孟昭·阿卡丹庚. 人生戏剧,曼谷: 帕匹大亚出版社, 2001. 19 页

笨，所以出国留学是没用的。但我还是要出国留学的，要是我在泰国学下去的话，我以后恐怕没有什么好前途了。^[1]”他在留学期间认识到自己是弱国子民悲惨的现实和民族的歧视使他感到深深的痛苦。在异国他乡的他是多么需要同情、理解、温暖和交流。他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女人，但他个性的自卑心理和民族文化社会的不同，最后无法在一起，痛苦的离别。“维属（วิสูตร）你想了没有，你没有资格爱上玛丽的，要是你真的爱玛丽的话，你以后不要和玛丽再见面，东西国家人的爱情是不可能的。^[2]”。

最终，他的海外爱情终于结束，而且还没有得到海外大学的文凭，回国后受到周边人的侮辱和歧视。但他在海外当记者还是积累过丰富的经验，打开了眼界。他想虽然自己没有得到文凭，但对泰国人来说能有几个泰国人能像他有这样的好机会，所以他对这一点显得一点也不后悔。

据说，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很明显地反映苦难主题“身世的歧视”，就是他的第二部小说《黄种人白种人》。这部小说是《人生戏剧》的姨妹篇，它以英国为背景，中心写的是泰国的一位青年贵族与英国少女没有结果的爱情。泰国黄种人的男主人公遭受到英国少女的肤色鄙视。小说塑造了自幼生活在英国的一个被废黜的印度公主的形象，她家的王朝是被英国人推翻的。从小生活在英国，接年不断地受到“弱国子民”，“肤色的鄙视”等等苦难。不管她从什么目的的出发，反正她对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爱情却又有清醒的认识。她认为白种人有一种优越感，他们是看不起有色人种的，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生活方式，信仰都不一样，生活在一起是很难幸福的。小说反映了民族意识的觉醒，隐隐约约地接触到了种族歧视问题。

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具有相似的人生经历，生活社会文化背景，这些影响到他们具有相似的小说创作。在翻阅他们小说，发现他们小说中具有相似的苦难的“身世歧视”主题，分析他们的这种苦难是有他们的生活贫穷和弱国子民根源的。

^[1] 孟昭·阿卡丹庚. 人生戏剧, 曼谷: 帕匹大亚出版社, 2001. 60 页

^[2] 孟昭·阿卡丹庚. 人生戏剧, 曼谷: 帕匹大亚出版社, 2001. 124 页

可以说，他们作品都是自传，而且发现他们作品与他们人生经历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本身童年的苦难，家境的贫穷，这些使他们受到人生贫穷的歧视问题。再说，他们在海外留学期间，亲身认识到弱国子民的歧视问题，这两种根源形成了不同国度的作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的身世歧视主题。

二、苦难主题的相似异性探寻：不同的感受

相似的人生经历，生活社会文化背景造成了相似的苦难。而对苦难的表现，不同国度的中泰作家各有侧重。

（一）郁达夫：多重压力的人生

1922年7月郁达夫结束了十年留日生活，从东京学成回到中国。因在日本近十年读书，所以在他要回自己国家前，心里显得有点舍不得离开，有点留恋之感。而他内心深处对自己回国后的前途之未来充满惶恐，但日本毕竟是郁达夫度过青春浪漫的地方，也让他怀抱着梦想，所以归国也成了他理智与感情之间的矛盾。他说“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了。但是我受了故国社会的压迫，不得不自杀的时候，最后浮上我的胸口里来的，怕就是你这岛国哩！Ave Japon!我的前途正黑暗得很呀！”^[1]

这显示出他是如何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中国。郁达夫返抵上海，从原来一个留学生的浪漫生涯到在日本留学受到日本民族，歧视压抑下的‘性的苦闷’，并回国后面对现实生活而感到痛苦伤心。自小养成的自卑、脆弱、胆小孤僻的个性，这样的郁达夫如何接受这些接踵而来的生活压力，使他从‘性的苦闷’进一步转变为‘社会的苦闷’和‘经济的苦闷’即‘生的苦闷’。最后，这些苦闷在他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描写“袋中无钱，心头多恨”，“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世无损”的零余者形象。

郁达夫本来对帝国是充满着希望，可以发挥个人理想的抱负和为国家做出贡献。可是现实就同“癩病院的空气一样，渐渐使人腐烂下去”^[2]让他觉得：“愁

^[1] 郁达夫. 归国. 郁达夫经典作品选.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148 页

^[2] 郁达夫. 茫茫夜. 郁达夫经典作品选.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130 页

来无路，只好写些愤世疾邪，怨天骂地的牢骚，达到一切的狂吠”倾诉生活的苦闷。

在小说《血泪》中，描写了一个在国外留学的一青年，回国后，但是等待着他的却是失业的痛苦。小说的主人公在生活逼得无法维持下去的情况下找到了数年前认识的人生艺术的主唱者，现在是上海滩阔绰得很的江涛，希望求得他的帮助。但江涛的回答是现在沪上人多事少，非但你们东洋留学生找不到事情，就是西洋留学生闲着的也很多呢！况且就是我们同主义的人也还有许多没有位置。在留学生一再诉说当时的困境之后，才勉强要他作一篇“有血有泪”的小说，换几个零用钱。留学生为生活所逼，无可奈何一口气写了一篇名为“血泪”的小说，叙述了一个人力车夫的腿被汽车截成了两段以后在月光下抱着一只被折断的鲜血淋漓的右腿痛哭一场。由于这篇小说符合江涛的主意才换得了一块钱，维持了一顿饱餐。但是饱餐以后，心里盘算的依旧是“今晚上上什么地方过夜？”

在小说《落日》中，描写了留学生自日本回国后，虽然在 A 地教了半年书，但由于被一个想谋校长做的同事妒忌不过，很快失去了职业，成天流浪于街头。每当他早晨醒起来时，胸中打算最苦的就是“今天的一天如何消磨过去”，感叹“这茫茫的人海中间，那一个是我的知己？那一个是我的保护着？……我只觉得置身在浩荡的沙漠里！”这种枯寂的感情，常常使他退守愁城一隅，对现实和前途深感失望。

通过这两篇小说，我们知道作者身处在黑暗的社会，从海外毕业的他回国之后生活动荡不安，经常受到失业威胁的苦境。不仅是作者苦闷情绪的反映，也是当时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腐败政权统治下的生活困境和苦闷情绪的反映。在小说《茫茫夜》与《秋柳》中，描写了军阀统治下教育机构的黑暗，领导们因互相篡夺校长之联。不惜纵容少数学生捣乱破坏教学秩序，知识分子怀才不遇及人格受到残踏，于质夫面对自己前途时：“泡影呀，昙花呀，我的新生活呀！唉！一片感伤与茫然的无助了。^[1]”

^[1] 郁达夫. 茫茫夜. 郁达夫经典作品选.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40 页

其实，回国之前他会立志要改变过去的生活习惯，要重新调整规律的，但现实使它成了泡影。于质夫要忍受仰人鼻息的日子，和上司无理的污辱，也不是个人的力量能为，更改变不了社会的牢固恶习。

于是，他的伤心，绝望余转而自暴自弃，意志消沉且常沉溺于酒楼，妓院，与妓女们一起抽鸦片，饮酒唱曲，过这样的生活：“我已经成了一个living corpse了。^[1]”

早期郁达夫的作品形式，确实常以孤独行旅客的形象出现，如：《茑萝行》，《南迁》等等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经常跋涉于行旅途中孤独，贫乏，或是无目的，经常是不完全的，标志着一种不确定性。

在小说《茑萝行》中，作者把主人公没有能力养活妻子小孩而不得不颠沛流离生活的家庭悲剧，深刻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出来。他以自己回国后的亲身遭遇和真情实感为基础，通过作品中的“我”对妻子痛苦的倾诉，绘出一幕幕令人心碎的场景，托出一颗被社会鞭挞得鲜血淋漓的心，反映在社会重压下广大贫苦知识阶层及其家庭共同的悲惨命运。他已经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准：“苦困社会的组织不良……因而生出这种家庭的悲剧的，那我们的社会就不得不根本的改革了。^[2]”在小说中，主人公曾对自己感叹：“赋性愚鲁，不善交游，不善钻营的我，平心讲起来，在生活竞争剧烈，到处有陷阱的现在中国社会里，当然是没有生存的资格的。^[3]”由于这些自卑，他自暴自弃并把一切的挫折带回家向妻子发泄，他说：“在社会上虽是一个懦弱的受难者的我，在家庭内却是一个凶恶的暴君。在社会上受的虐待，欺凌，侮辱，我都要一一回家来向你发泄的。可怜你自从去年十月以来竟变成了一只无辜的羔羊，日日在那里替社会赔罪，作了供我这无能的暴君的牺牲。^[4]”这些很明显地认识到中国黑暗社会所造成的苦闷与悲愤。因而主人公还说：“半年来因失业的结果，我天天在做梦的脑里，又添了许多经验”的感伤。^[5]

[1] 郁达夫. 茫茫夜. 郁达夫经典作品选.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62 页

[2] 郁达夫. 茑萝行. 郁达夫经典作品选.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92 页.

[3] 郁达夫. 茑萝行. 郁达夫经典作品选.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86 页.

[4] 郁达夫. 茑萝行. 郁达夫经典作品选.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86 页

[5] 郁达夫. 茑萝行. 郁达夫经典作品选.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91 页

（二）孟昭·阿卡丹庚：肤色歧视的悲情

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人生戏剧》中：“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更痛苦了。^[1]”这段话很显然地反映出他的“人”的权利思想。我们通过孟昭·阿卡丹庚两部小说《人生戏剧》，《黄种人白种人》反映出的“人权”思想，而还能认识到“肤色的鄙视”主题的存在。

在小说《人生戏剧》中，描写了泰国苦命的公子在英国留学时，认识到西方国家对人的不同肤色产生了鄙视感。黄种人的主人公不能与白种人的英国女士玛丽相爱，是因为他是个泰国黄种人，他们俩的生活社会文化背景完全不同，所以他们的爱情也不可能的，甚至说他们爱情是“禁止的爱情”。“你想了没有你没有资格爱上玛丽。”，“噢，真惨！人生戏剧！黄种人！白种人！。^[2]”此后，使主人公不得不忍气吞声，忍痛割爱。

通过这部小说，我们看到作者孟昭·阿卡丹庚比较重视人的不同肤色的不平等。他的第二部小说《黄种人白种人》反映出这个问题相当充分。内容描写的是一位青年贵族孟昭·瓦拉巴潘（พระองค์เจ้าวราประพันธ์）与英国少女艾琳没有结果的爱情。艾琳并没有真心爱孟昭·瓦拉巴潘，她之所以和孟昭·瓦拉巴潘形影不离，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因为她觉得对方无害，是个黄种人，孟昭·瓦拉巴潘却蒙在鼓里。在一次俱乐部的舞会上，孟昭·瓦拉巴潘亲耳听见了艾琳和菲利普上尉鄙视自己。表达其真实感情的谈话，才如梦方醒，他深知自己受到了戏弄，艾琳感兴趣的是白种人，而不是一个皮肤黄黄黑黑的泰国公子。“不是，不是，你胡说，那个黄种人没有爱我，他根本不能爱我，我是白种人，他是黄种人，他绝对不会这样侮辱我的。^[3]”

这些反映了西方社会中的一些人认为白种人比其他肤色的人优越。他们看不起有色人种。作品反映出由于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信仰也都不同，所以不同肤色的人生活在一起是很难幸福的。小说还反映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并通过描写两国青年的爱情接触到了种族歧视问题。

[1] 孟昭·阿卡丹庚. 人生戏剧, 曼谷: 帕匹大亚出版社, 2001. 12 页

[2] 孟昭·阿卡丹庚. 人生戏剧, 曼谷: 帕匹大亚出版社, 2001. 12 页

[3] 孟昭·阿卡丹庚. 黄种人白种人, 曼谷: double nine出版社, 1999. 92 页

“你知道吗？为什么她对你这么好，是因为她想你根本配不上她，所以她没有想到“黄种人”的你倒是大胆地爱上她。^[1]”

第二节 苦闷的爱情主题

爱情描写是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大部分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二人小说的一个特点，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都不断的追求着真爱，他们如此渴望爱情，但却屡屡受挫，他们通过两性之间的描写而抒发主人公内心的苦闷与煎熬，他们的爱情是苦闷的爱情，这其实也是作家自己的内心写照。如以上章节的分析，共同的留学背景使得中西文化在两位作家心里发生了剧烈的碰撞，西方国家的爱情自由、性开放态度和东方国家的性保守观念的冲突，也不可避免的在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的心中留下印迹，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就是对爱情、两性观念的大量描写。想要更深入客观的探讨他们小说中的爱情主题，我们应注重从历史、时代、个人等多种因素去分析

一、苦闷爱情主题的相似性探寻

（一）缺乏温爱追求异性

郁达夫在相当多的作品中借主人公之口大胆表达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然而他们向天下人宣告自己爱情的决心和勇气确实难能可贵的。《沉沦》中，“他”甚至为了得到爱情，宁愿舍弃名利，他大声呼唤“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生出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爱情在“他”眼中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南迁》中的伊人把O女学生当作自己的天使而寻求她的拯救，这同时也可判断伊人的性格软弱，多愁善感，把爱情当作人生的支柱和依赖。但在身处冷漠无情的异国，四处碰壁无所归依的伊人眼里，少女纯真的爱情无疑是支撑他生存

^[1] 孟昭·阿卡丹庚. 黄种人白种人, 曼谷: double nine出版社, 1999. 93 页

下去的慰藉。《茫茫夜》的主人公于质夫尽管在同性那里寻求内体的安慰，然而这也是他得不到异性爱情之下的退而求其次。文中说“说起来虽是他平生一大快事，但是亦是他半生沦落未曾遇着一个真心女人的衷史的证明^[1]”，可见他还是要求异性的“真心”对待的，这“真心”便是爱情了。他还呼喊：“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的么？”爱情在他的心灵深处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可见，郁达夫笔下的众多主人公是把爱情当作人生最重要的追求目标，为了爱情可以抛弃名誉、地位、金钱甚至知识，爱情也是他们抵挡外界风雨的坚固堡垒。他们呼天抢地地露直白地宣泄对爱情衷心耿耿的追求以及求爱而不得的苦闷，无疑是性爱意识觉醒的表现，是对压制几千年的爱的权利的渴求，是火热的爱情宣言书。在翻阅孟昭·阿卡丹庚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所有小说情节都是异性爱情的描写，通过男女主人公的不同国家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甚至皮肤的颜色，使他们爱情遇到挫折、失败，最后使他们爱情不得不遭遇悲伤的结局。

由此可见，孟昭·阿卡丹庚所有小说的主人公是对异性爱情的追求和向往。

《人生戏剧》(ละครแห่งชีวิต), 《黄种人白种人》(ผิวเหลือง ผิวขาว), 《崩塌的天堂》(วิมานทลาย), 《万灵药方》(ครอบจักรวาล), 等 4 长篇小说, 里面还有不少短篇小说都是多多少少涉及到了男女之间的两性主题。可见性爱主题在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所占的比重之多。

《人生戏剧》中，“我”幼时缺乏父母的温爱，又得不到异性的爱情，后来去英国留学，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他经过了欢乐悲伤的生活，遇到英国家庭弥补了他生活中缺乏温爱，而且遇到英国小姐对他真心的爱，但不得不放弃这个不可能的爱情，使他心里受到打击，沉沦苦闷，最后只好失败的回国。

《黄种人白种人》中，泰国公子得不到英国少女的爱情，不仅没有结果的爱情，而且受到她的鄙视侮辱。

^[1] 郁达夫. 茫茫夜. 郁达夫经典作品选.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43 页.

《世俗之路》是泰国短篇小说中的名篇，它讲得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一个出狱的囚犯抛弃了对它一往情深，等了他七年的未婚妻，爱上了一个妓女，找到了知音。

由此可见，孟昭·阿卡丹庚大多数作品都是描写异性的苦闷爱情，而且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写的，可以说是作者对爱情的各种各样的观念，来塑造他笔下的主人公，为了宣泄作者本人对爱情的苦闷。

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的性爱描写主题的共同性应该是他们受到西方文学的浪漫主义的影响。

“浪漫主义最突出的而且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主观性，……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的地位。……由于主观性特别强，在题材方面，内心生活的描述往往超过客观世界的反映，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特别多，自传式的写法也比较流传。由于当时作家各人和社会处于矛盾对立，……浪漫主义的作品一般富于感到感伤忧郁的情调……^[1]”

以上的定义，把它拿来看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作品的话，几乎可以概括他们的小说创作特征，而且可以说他们作品是个“感伤的浪漫主义”。

（二）背离传统渴望性爱

郁达夫自己曾说过：“人生两件大事。性欲和死是人生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这两者为题材的作品，其偏好价值比一般其他作品更大。^[2]”由这一理论指导，在他的笔下，描写性苦闷，性变态和死的恐怖，死的悲哀成了一大特色。

在翻开他作品中，性的苦闷和变态心理的描写成了他的创作重要主题。其次，穷与愁，失业和流浪，经济上的苦闷，揭露了旧社会的丑恶，这些占了显著的位置。他的创作仍存在对性的苦闷与变态心理的描写，如：《茫茫夜》、《秋柳》、《寒宵》、《街灯》、《祈愿》、《南行杂记》和《秋河》都是描写过主人公性的苦闷或和性欲有关的生活。尤其是《秋河》中，作者描写了主人公的色情狂的变态心理，。

^[1] 浪漫主义郁达夫沉沦.<http://blog.sina.com.cn>, 2006年12月2日

^[2] 郁大夫. 文艺赏鉴上的偏爱价值, 文艺论集. 上海光华书局版, 1926.

孟昭·阿卡丹庚自己曾说过：“男女在一起发生爱情是难免的”，“我是个永远需要异性爱情的人。^[1]”所以在他的笔下，描写爱情的苦闷和失败。在翻阅他作品中，感伤浪漫的爱情，爱情的苦闷和失败的描写成了他的创作重要主题。泰国著名小说家西巫拉帕曾说“孟昭·阿卡丹庚的所有作品对爱情描写比较新鲜，感伤，浪漫，悲哀的作品，是泰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2]”所以孟昭·阿卡丹庚作品在泰国文学史上占了显著的位置。孟昭·阿卡丹庚的作品《人生戏剧》，《黄种人白种人》，《崩坍的天堂》，《万灵药方》等四篇小说都是男女两性苦闷的爱情描写的重要主题，或刻画了男主角的爱情脆弱单纯的痕迹，同时作者是借助主人公来反映了自己心里对爱情的表现。可见，苦闷的爱情主题在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所占的比重之多。

无论是郁达夫的变态的性爱表现还是孟昭·阿卡丹庚的脆弱单纯的爱情表现，它们都是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他们的这种背离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性爱表现是作者对旧社会的不满，而且加上他们的“生性的苦闷”，反映了当时的黑暗，不正常的社会。

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在对苦闷爱情的描述上有着惊人之处。他们在反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上，在以自身或其他人物形象为对象上，都反映了生命中孕育的性爱 and 情欲的痛苦。纵观他们的小说可以看到作品中的人物，在心理上有着生活与性爱苦闷的双重压抑。他们在多方面的要求得不满足的时候，自然就会从最脆弱的情感方面寻找突破，去追求一时的官能刺激。

因此，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的苦闷爱情表现是把生性的苦闷与社会的苦闷连在一起，让读者体现了他们作品对封建道德的叛逆精神，“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二、苦闷爱情主题的相异性探寻：不同的表现

（一）郁达夫：变态而颓废的性爱描写

[1] 孟昭·阿卡丹庚. 人生戏剧, 曼谷: 帕匹大亚出版社, 2001. 43 页

[2] 孟昭·阿卡丹庚的世界. 查理 坚卡辛, 曼谷: 顿欧出版社, 1997. 1 页

性爱在郁达夫笔下是充满性的苦闷，心理变态的性爱表现。打开郁达夫的小说，许多“不洁”的材料赫然在目：手淫（如：《沉沦》），同性恋（如：《她是一个弱女子》，《茫茫夜》），男女同宿（如：《空虚》），私通（如：《秋河》），狎妓（如：《沉沦》）等等。这种情调既来自人物的生态和心态，更来自作者的悲剧意识。

郁达夫在小说中往往赤裸裸地描写“性变态心理”，把性爱放到很重要的地位，使他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除了感伤之外又带上了某些颓废色彩，从短篇小说《茫茫夜》到中篇小说《迷羊》、另外《她是一个弱女子》、都不乏变态性心理的描写，这些描写固然同作品中主人公愤世嫉俗、追求个性解放有联系，但用自然主义手法描写性爱、肉欲，势必削弱以至损害作品积极的思想内容。

《迷羊》以主要笔墨描写那个“迷羊”似的青年获得性爱的欢乐和失去性爱的悲伤，这样便削弱了小说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在郁达夫的小说里，关于性变态心理的描写是比较多的。颓废的气息，色与欲的描写，烟花柳巷，秦楼楚馆……在小说中有着明显的地位。自渎、窥浴、宿妓调娼、畸恋、同性恋……很多作品里都有出现。《沉沦》里，留学日本的主人公自轻自贱，偷看房东女儿洗澡，内心忐忑不安充满罪恶感。他对爱情的渴望得不到满足，又兼不堪忍受异族的欺凌，最后跳海自尽。小说大胆描写了这个受“五四”思潮洗礼而觉醒的现代知识青年“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变态性心理。《秋柳》《寒宵》中的主人公到勾栏妓院去偎红依绿，宿妓调娼。《茫茫夜》、《她是一个弱女子》中人物变态的爱恋着，同性恋的故事上演着。很多作品里，主人公的精神心理、言行举止都表现出颓废的气息和世纪末的情调。许多读过郁达夫小说的读者，共同的强烈的感受就是：颓废的气息，色与欲的描写。

对于眠娼狎妓、性的冲动乃至变态的性心理、性行为的描写，郁达夫的笔墨有时太露，缺少节制，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方面是作者所受的西方世纪末思潮和东方古国名士风流影响的必然反映；同时，也是作者处于窒息的时代气氛中放浪形骸、愤世嫉俗的一种变相的表现和畸形的抗议。一定的消极作用和无可置疑的积极意义相随相生，

在消沉、厌世的外表下，跳动着作者热爱美好人生，反抗黑暗现实的欲求上进的心。

在翻阅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表现的性变态是表现了四种性变态现象。

(1) 窥淫 《沉沦》中写了两个场面，窥浴和窃情。这是借助偷窥异性身体以满足性的表现，是一种生理病态的嗜好，是作品主人公理智上所不能制约的。《沉沦》中的青年“窥浴”之后，“我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往上奔注的样子，心中怕得非常，羞得非常，也喜欢的非常。然而若有人问他，他无论如何总不肯承认说，这时候他是喜欢的。”显然，“他”是以窥淫为快感的。另外，当“他”窃听苇草中男女偷情时，“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他心里虽然如此的在那里痛骂自己，然而他那一双尖锐的耳朵，却一言半语也不愿遗漏，用了全副精神在那里听着。^[1]”这说明，理智无法抑制病态的冲动。

(2) 同性恋 如在《茫茫夜》中，“于质夫”与“吴迟生”之间就有同性恋的成分，“质夫坐在电车上一边作这些空想，一边便不知不觉的把迟生的手捏住了。他捏捏迟生的柔软的小手，心里又起了一种别样的幻想，面上红了又红，把头摇了一摇，他就对迟生问起无关紧要的话来。^[2]”在此，如果“于质夫”是一个正常人，他又怎么会在捏对方的手时，“面上红了又红”呢？另外，在《她是一个弱女子》中，李文卿和郑秀岳也是地道的同性恋者，使整个作品成了性变态的展览。

(3) 受虐狂 《过去》中的李白时与老二之间就属受虐狂：“万一我有违反她命令的时候，她毫不客气地举起她那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脸来。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责之后，心里反而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满足，有时候因为想受她这一种施与的原因，故意地违反她的命令，要她来打，或有了她那一只尖长的皮鞋来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够，我故意说：“不痛！不够！再踢一下！再打一下！”这种受虐狂的情节，在《她是一个弱女子》中也有描写。

^[1] 郁达夫. 沉沦. 郁达夫经典作品选.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26 页

^[2] 郁达夫. 茫茫夜. 郁达夫经典作品选.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42 页.

(4) 恋物癖 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常常喜欢与异性穿戴或佩带的物品接触，以引起他的性兴奋，如在《茫茫夜》中于质夫买来一个小妇人的旧手帕用针刺及吸闻手帕香味来达到性快感就是鲜明的例子。

当然，郁达夫的小说中关于性变态心理的描写，表现出热烈、过敏，近于妄想症和单恋，而又带有自卑、胆怯等特点，完全是一种不正常的变态心理。这样，就带有抑郁苦闷的色彩。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他的一切心理和活动都带有社会性，性的心理和活动也不能例外；特别是性的变态心理和不正常的活动，更是曲折地反映了具有社会性的人的处境（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两性关系从来都是社会问题，反映着某一社会侧面。透过郁达夫笔下的人物，他们内心的强烈感受，我们可以了解那个特定时代人物的内心世界，体验他们的悲欢离合心路历程，得到艺术享受。这里借用温儒敏先生的评论来总结郁达夫的性爱描写就是“他的性爱描写是自觉地对虚伪了几千年的封建道德的一种挑衅”“冲破了扼杀人们个性和精神的封建道德囹圄，而且也挑开了旧礼教的遮羞布”。

(二) 孟昭·阿卡丹庚：脆弱而苦闷的爱情描写

性爱在孟昭·阿卡丹庚笔下充满着苦闷，是一种脆弱、单纯的性爱。在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的性爱主题占了比较多，其中，最典型的长篇小说《人生戏剧》，或短篇小说《明星之恋》，《世俗之路》等等。

在孟昭·阿卡丹庚小说里往往都是“性苦闷”和心理脆弱单纯的性爱表现，可以说性爱主题是孟昭·阿卡丹庚作品最重要的情节，而且它具有感伤浪漫的特色，使他作品在泰国文坛上占了比较高的位置。

在翻阅孟昭·阿卡丹庚的长短篇小说都能看到主人公的那种“自惭形秽”，“心理自卑”等等思想的表现 这些表现是与作者本人的“人格”和“性格”有关系，在他第二篇小说《黄种人白种人》的前言提到众多读者认为《人生戏剧》的男主人公是不是他本人的，他说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他塑造出来的。虽然他这

么说，但我们看他小说，就好像看到他事实的人生经历。幼时缺乏父母的温爱，而且对社会的不满的他感到自己人生中的绝望，苦闷，沉沦，养成了他的自卑和创伤之感。不止这些，他一生中追求异性的真爱，但总是失败，更使他精神上感到苦闷，忧郁无比。

孟昭·阿卡丹庚曾说：“我作品都是以我身边的故事来写的”。因此，小说就是他宣泄内心苦闷的一种方法，同时小说的人物也是作者的化身。在孟昭·阿卡丹庚小说里，对脆弱单纯的性爱表现是比较丰富，自卑心理的描写…他作品中都有出现。《人生戏剧》里，男主人公在上层贵族社会的压力下，使他感到自己活得不像公子，像平民一般，在这样的社会没有他的地位的存在，这些使他感到苦闷，忧郁，悲哀，养成了他的自卑心理，创伤之感。他一直以来追求真爱，幼时得不到父母的温爱，是说在家庭中他是个外人。成长后，他第一次认识到对异性的爱情，但是他的精神脆弱，自卑心理使他不得不把这份爱情压下在心里。他说：“我有很多理由的不能向拉娟(ลำจวน)坦白，因为我是个穷，没有出息的公子，无法给她任何幸福，所以我只能忍心割爱，不想让她跟我一起吃苦。^[1]”通过这段话，我们看到他对异性爱情的思想观念，精神上有多么脆弱单纯。再说，这些现象应该是对异性爱情的表现“回避残酷现实”的一种方法。

在《明星之恋》里，男主人公也是泰国贵族的公子在英国留学。父亲早死，所以他就搬到他父亲朋友的英国人家里去。英国人家里的女儿对泰国黄种人的他的到来显得不高兴，讨厌，甚至感到歧视侮辱。她说：“不管他是印度人或者是泰国人，都是没有文化的人，性格懒惰，封建社会文化很差，所以，我不想再见到他了，真受不了。^[2]”后来，男女相处发生爱情是难免的，黄种人的男主人公追求异性的白种人女士的爱情，追求的是那种单纯的爱情，他说：“我考虑到她的光荣，所以我不能做什么来侮辱她的。”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单纯的性爱描写是显出主人公的自卑心理，精神脆弱，封建传统的思想观念，这些都是与当时封建传统社会的影响。再说，对一个上层社会来说，贵族和家庭的光荣是比较重要，它是不能受到任何歧视侮辱，所以贵族人完全被控制在封建传统上层社会

^[1] 孟昭·阿卡丹庚. 人生戏剧, 曼谷: 帕匹大亚出版社, 2001. 43 页

^[2] 孟昭·阿卡丹庚的世界. 查理 坚卡辛, 曼谷: 顿欧出版社, 1997. 33 页